第二十二章　第一次扫墓之旅

在我漫长的人生中，曾接触过几位女性，其中时间最长久，感情最真挚者，就是这位异国恋人小稣。尽管我的生活充满了波折与苦难，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常常令我魂牵梦绕的只有这位小稣。自从第三次接通关系，那时就已相识近 40 年，从分别 30 年后的 1980 年 10 月相逢之日起，我们就约定第一次在长沙，第二次在上海，第三次在苏·杭，第四次在……见面，直到条件成熟时，哪怕我们已成为年逾七旬的白发之人，也要实现我们的终生夙愿，或者是我漂洋过海到东瀛她的故乡 K 市定居，或者是她万里迢迢来我们共同战斗过的我国辽东山区×县的马鞍山下了此终生。

然而在我离休之前，无论如何是去不了的。原因之一，我还有家室拖累。原因之二，是我这一生，失去了几十年的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我不愿意在一事无成的情况之下，过早地过上隐居生活。我拼出这条命，也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而我创业的“基地”是我的祖国。原因之三，我们都需要抓紧最后几年在职期间，打下最起码的老后无后顾之忧的经济基础。原因之四，当时进出入境的手续还不是那么容易办……就在这等待变化期间，小稣竟然在 1984 年以后来信逐渐稀少，字迹潦草起来，突



小稣的遗物之一 ——遗相、名章、日记本等物



小稣的遗物之二 ——念心儿刺绣、集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然在1985年3月中旬的一天，收到了小稣的闺中密友，二宫铃子写于3月4日的讣告信：

林怀秋先生：

我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告诉您这令人震惊的消息：武田文子已于2月27日午后六时，离开了这个人世。

她由于病情急剧恶化，于正月4日入院，肝脏之疾使其一病不起。本想在入院当时写信告知您，一心只想待到病情好转出院时再说，以至拖延到今天。

她直到最后，都与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甚至她拒绝了打止痛针，用自己的意志力克服剧痛。

近日其遗属想必还会通知您的。



小稣的遗物之三——书信、剪报、出国手续、枯萎的樱花等物



小稣的遗物之四——寄来的部分日文书籍

我对此也深感意外。据查系乳腺癌先是转移到大腿骨，后又转移到肝脏及其他内脏，以致加速了死亡。

林先生接此噩耗，想必也极为痛苦。

此次入院后，文子还一再与我谈起，她盼望着再与林先生欢聚。结果却是如此，实在令人遗憾之至。

对她的骤然辞世，我都感到难以相信。

余寒未消，还望节哀，多加保重。

二宫铃子 1985年3月4日

果然不出几天小稣的儿子G、阿绿夫妇，也来了一封充满感情的讣告。信中大意是：家母在病床上与病魔的斗争中，口中也总是

叨念着您的名字，以临终您不在她身边为今生最大憾事。虽然如此，她还是体谅了您的难处，只怪她自己命短，而没有等到在K市或马鞍山下团聚的那一天。

信中还催人泪下地写了关于一定要给她带上三样殉葬品的遗嘱：第一件，因终生都做的是救死扶伤的护士工作，她的殉葬品之一，就是“白衣天使”所穿的白大褂；第二件，她要把多次去中国旅游的资料和出国护照带上；第三件，是给她带上我寄的百余封信和大量的照片、纪念品。并嘱咐儿子、儿媳，一定再替她作一次沿她走过的路线到中国之旅，要儿子夫妇把她的遗相和我请著名金石篆刻家李立先生为她篆刻的名章带还给我，用她的名章缀成“小稣”二字，作为永久的留念，伴随我的终生。

在东京为她扫墓时得知，她的戒名为“实照院释尼文秀大姐”，生辰为1927年11月10日。也巧我先妻C氏也于同年5月24日病故。再婚之妻X氏恰好名“文秀”，这岂不是小稣的“安排”吗？由于身不由己的种种原因，注定了我们生不能团聚。在小稣逝世之后十年的1995年5月，我才实现了第一次扫墓之旅。

1994年的一天，原来共过事的K女士突然找到我，说到她的丈夫在省某对外经贸公司担任副经理，正在寻求对日本开拓业务而苦于没有门路。K素知我在日本关系不少，书信往来频繁，门庭十分热闹，便问我在日本能否找到邀请单位和担保人。

经我出面联系，当时的15年前，如今已是20余年前的老朋友，日本岐阜县瑞浪市的今井正己先生，愿意出面发出邀请函，由其小学同学如今经商成功成为当地首富的村濑玄昌先生担保。看在我的面上，不久便发来了邀请函。正当我与K女士的丈夫Z先生准备动身之际，Z氏忽患重症，住入了上海的一家医院，不久便辞世。这就连累了邀请方连发数次邀请，拖延了一年，该公司又更换成一男一女，连同我共三人，推迟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得以成行。为此我连连向日方作了多次道歉，才得到了对方的谅解。

此行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若无此机会，靠我自掏腰包花费不菲且不说，光我个人出国诸种手续纷繁，限制颇多，就很难如愿。此次

因系以顾问、中介人兼翻译的身份公出，所以出境手续办理事宜一概不用我管，倒落得个省心。除公务之外，关于目的地、路线，我有很大的自主权，当然所到之处，商贸洽谈是摆在首位的。

首先定的第一站，便是静冈县富士山下的小城市富士宫。那儿有我第四野战军的日籍战友，我称为“贤弟”的成冈睦美(中国名“陈刚”)。此人系原“开拓团”人员，曾在我国黑龙江省勃力县务农，来我国时为一穷少年。他刚到我国不久，便碰到二战中日军垮台，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参加了我军。后南下至湖南，1954 年回国。此人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待人诚恳，中文水平很高，现为当地日·中友协常务理事，做了许多日中友好方面的工作，多次受到日本政府的嘉奖。他属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归国日籍官兵组织鼎鼎有名的“回想四野会”的成员。整个此次我们赴日所到之处，除商务谈判外，所有的食、住、行，都因我的关系而受到免费招待。这是一般商务旅行所做不到的。从富士山上的观光、市内名胜游览起，便由该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佐野芳郎先生亲自驾车导游。恰好那天碰上那个季节少有的晴朗天气。临别成冈异国贤弟时，留下拙字一幅，以期他的回访：“富士山下喜逢君，从此相思久梦频。人生难得一知己，何时


在“四野会”战友成冈睦美贤弟家


在成冈家门口


富士山下


初登富士山，与成冈同志在一起之一



初登富士山,与成冈同志在一起之一



富士山上

迎客湘江滨。”他回赠我富士山画挂轴一幅。我在他家中拍下首张和服照片。



首张和服照片



在富士山上(右富士官市日中友协会长佐野芳郎、左成冈)

然后仍由佐野芳郎先生驾车冒险闯过“奥姆真理”邪教正在猖狂活动的老巢山梨县某地,经风景胜地富士五湖直达第二站山梨县石和温泉,送我们参加平成七年“回想四野会”第 26 次全会。

说到这里,不得不对这个组织作一交代。所谓的“回想四野会”,在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中,由以日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的身份,参加过中国解放战争的原第四野战军的归国日本人的部分国际主义战士组成的一个群众性的,对我国人民极其友好的组织。类似的组织很多,散布在日本各地,名称也各异。所谓“回想”,也即回忆那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的战斗生活之意。在众多的同类组织当中,独有这个组最为有名。其第一任会长为我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某部军医木俣公平。后因他年事已高，患病而退出会务，由秘书长山梨县韮崎人中村义光担任会长。这一组织，在所有类似组织中人数最多，宗旨最鲜明，与中国来往最密切，活动最经常。其成员男女兼有，多为医护人员。自从 1954 年他们归国以后，很快就组织起来。北起北海道，南至九州，最多时发展到百余人。他们这个组织之所以历久弥坚，巩固至今，主要原因是领导班子得力，会员心齐。坚持每年春季五月左右召开一次全体年会。出了一种刊物，名为《回想四野会报》，至今已逾百期，每年出四期，用以交流经验，互致问候，登载回忆文章，访问中国动态，友好往来等。后来把少数与“四野”有关的中国人以及归国战争孤儿也吸收进去，有的还把自己的子女也带到了一年一度的全会。平时会员个人之间的交流也很活跃。刊物内容日益丰富，有时一期多达 40 余页。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会员们是我驻日大使馆逢年过节的座上客。他们以“回娘家”的名义组团访问中国即有多次。他们在中国的解放战争年代，为新中国的诞生流血流汗，立功受奖者大有人在，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不少人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光解放纪念章就有四五枚。他们在归国后访问中国时，受到过我军原四野高级将领伍修权、肖克、曹里怀等老将军的接见。在日中友好方面，虽已古稀之年仍然进行着很多有益的工作。如：及时地反击日本右派反华势力，为我留学生研修生上日语课，排忧解难帮助归国战争孤儿的辅导、安置等等。笔者参加 1995 年该组织全会时，刊物还载了我在总会上的发言，前后几期报道了有关我的动态。那次全会仍有 50 余人到会。会后就近



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日籍战友归国后的群众组织之一，有名的“回想四野会”，数十年来活跃于日本，还办了刊物，已出版一百余期，每年举行一次“总会”。图为作者 1995 年 5 月参加的第 25 次年会，近几期会报对作者进行的报道。

游了大门仿唐建筑、碑林，使人深感中日两国文化渊源之久，当地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友好感情之深。在与四野会战友交往以来的这些年中，他们晚年的生活方式，对我深有启发，撰写回忆录的不下十余人，出版物多达二三十册赠我，成为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最好的纪念。我所带去的一些花、果种籽，已在部分日本战友家生根、开花、结果。它们已经成为联结战友情的新的钮带。爱好手工、文学的本间雅子大姐把我带去的类似熊猫形象的种籽，种下去之后经过观察其生长过程，很快就写成了一篇清新的散文《气球》而发表。成冈贤弟以我带去的桠腰葫芦种籽，年年收获大量的葫芦送人之外，还加工、题诗之后，不远万里寄还给我五六个。在去参加石和温泉此次全会之前，我给原会长木俣公平先生寄去了一个“寿”字，给现任会长中村义光先生寄去了书写的汉语俳句：“漫漫人生路，情有独钟青春步，四野飞霜处。”


送给今井正己先生的条幅

第三站，便是到达离石和不远的日本中部地方，也是邀请人所在地，与湖南省醴陵市同为陶瓷之都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的岐阜县瑞浪市。在商事活动会见副市长之后，便是与15年神交之友并未谋面的中学数学教师今井正己之间的友好交往。他特意安排我到他家中住宿，以体验民间的生活。当时他的老伴儿澄子夫人虽然半瘫，但还能照料家务。他们与大儿一家四口住在一起，也还热闹。在从“狮子楼”宾馆移住他家的当天，其儿媳还为我们作了一次茶道表演。我带给这位通了15年的信，却是初见面的老朋友的礼物是：一方刻好的印章和手书张继的《枫桥夜泊》很快地他就装裱起来，把照片寄给了我。以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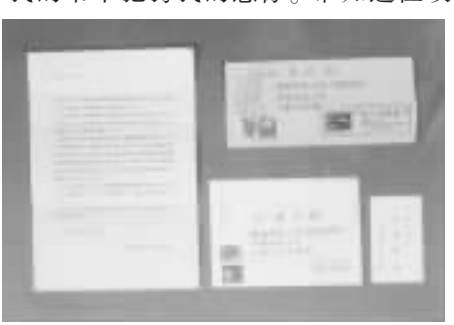

在瑞浪市“不再战”纪念碑下

开端，后来不下数十位老人，都把我的字作了装裱留念。这倒不是我写得好，而是一种“情”的纪念。在临别时，这位儿媳送给了我一支据说是“舶来品”的带橡皮牙签的黑色牙刷。此物非常实用，此后成为我一日三餐后的必不可少的牙齿“卫士”，所以时隔数年之后，仍然舍不得丢弃。后来今井的老伴逝世，儿子一家迁出，老头变得孤零零的了，偌大一所宅院空落落的，只剩下他孤家寡人。在公民会馆临别聚会时，他精心绘制成两张画片，摄于影中，足见他的多情。今井正己交友也真够意思，临别时除了让儿子开车送我们去车站之外，还一道登车送我们至中转站名古屋，为我们购盒饭“弁当”之后，才告别我们独自返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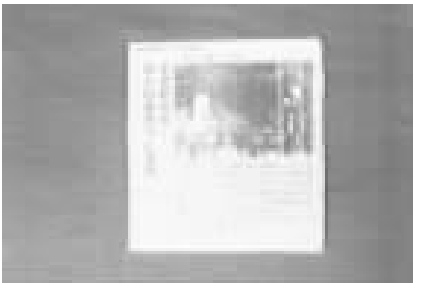
今井父子为我送行（左起：今井之子、作者、今井）

第四站是小鲃的故乡四国小城K市。这是我此次扫墓之旅的重点目的地之一。在此之前，曾与K市市长石津隆敏先生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在估计我很难有机会赴日采访，我便在讲了我与该市出身的女子小鲃的半世纪悲恋的故事之后，写了一幅哀伤凄惋的字“两情悠悠，海市蜃楼”给市长，并请市长寄给我一点资料，以便在我的书中驰骋我的想像。谁知这位政务繁忙的市长的热心与多情，大大地出乎我的意外。他不但多次给我来信对我访K深表欢迎，还于不久之后便寄来了厚厚的一本《川之江市志》及一批有关资料。并在此次我真的成行，得悉我来K市的具体时间之后，亲自接见了我，还为我找到连姓名也说不上来的一位年逾八旬



得知作者与当地出身的女子叁锅文子的异国悲恋之后，该市市长给我的来信。

的小稣的大姑妈武田澄子到了市政厅。我为此行还专门写了一幅字，献上美酒一瓶和文物画册《马王堆汉墓》一本给这位市长以表敬意。



1995年5月12日，《川之江日报》上登载的《半世纪异国悲恋》扫墓报道。

会见之后，市长还特派数名记者随同我们扫墓、摄影，并在次日的《川之江新闻》上作了如下的报道：

为恋人扫墓来川

——半世纪之恋

50年前与川之江出身的叁锅文子坠入爱河，订下婚约。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天各一方。后来文子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中国湖南省的林怀秋给市长来信，欲来川之江为文子扫墓。被这一半世纪恋情所感动的市长，帮助林先生实现了这一梦想。

1995年5月11日

这位多情的市长自称是“战后派”，显然是把我当成了长者(事实上当时我68岁，至少大他十余岁)，回赠了我一只凹形碗，五六年来一直与我朝夕相伴，成为我练习书法的洗笔池。上有梅花两枝，甚是雅致。每当我提笔习字时，即想起了这位市长。

他对我这远方来客关心备至，还过问下一站的去处，亲自打电话给高知县夜须町的多次通信却未见过面的“四野”老战友武村泰太郎，报告我已到达K市，一切安排得妥妥贴贴。因见市长劳师动众，与会陪同不下十人之多，又适逢周末，不便过分打扰，因此在谈完商务之后便告辞，与“洋”大姑妈武田澄子起身去扫墓。



与洋大姑妈一同为小稣扫墓

这位姑妈接到市长的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知，来市政厅与我会晤时显得十分激动。她带来好几封小稣生前给她的来信和照片，让我和市长过目。诉说小稣在东京的一家大医院当护士长，多么气派；每次回乡都和她住在一起，同她彻夜长谈，一起唱歌；每次都给她带来多少礼品，如何孝顺；告诉她当年如何有一位中国恋人，30 年后终于见了面，打算退休之后双双来 K 市定居……十分自豪。

告别了市长，没想到市长早已安排好了几位记者随同采访扫墓，更没想到这位大姑妈又于途中叫上了二姑妈一同到墓地。二姑妈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背有点儿驼。走不多时到了一座小山根儿上的墓地。清扫过灰尘之后，献上鲜花、果品，三人便相继合十膜拜，默祝先人及小稣的冥福。这时记者及同路人拍下了许多照片。



与洋二姑妈一同为小稣扫墓

向记者及官员致过谢，便随同二姑妈先到了较近的她家。看来这位二姑妈家境较好，好像开了一家建筑公司。住宅小楼室内陈设高雅，宽敞明亮。二姑妈家当时只有儿媳和一个一周岁左右的孙子在家。接待十分热情，摆下了一桌子茶点，不一会儿又叫了一提盒“外卖”，一家饭店送来了三大碗加了码的面。每碗数只几十年来所没享用过的当地名产——濑户内海油炸新鲜大对虾。其实不过下午两三点钟，在旅馆内刚刚吃过从国内带去的方便面。但盛情难却，只得勉为其难地吃下大半碗面，对虾却吃了个精光。然后与家人们闲聊了一阵子家常，在这当中照了几张室内相，便由二姑妈的儿媳，一



在二姑妈家（左起：作者、大姑妈、二姑妈之儿媳、二姑妈、二姑妈之孙）

位不知其名的 30 余岁的妇女开着自家用车,来到小稣省亲时常住的澄子大姑妈家。



在大姑妈家之一



在大姑妈家之二

大姑妈家老伴早已谢世,有两个儿子,但都在外地工作,只她一位老人单独生活,室内显得简朴。把我们送达后,二姑妈的儿媳就回去了。喝了点茶,我留下与大姑妈唠起家常,谈起小稣小时候在家乡的往事,以及每次回乡的情形。她的室内虽然朴素,却很整洁。她拿出几小罐日本最有名、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麒麟啤酒招待我。室内最醒目的,便是一大玻璃柜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偶人。这也难怪,一位 80 多岁高龄、历经沧桑的老人,从儿时起就过女儿节摆设各种偶人,理所当然会有一大柜!我仔细地一一浏览了一番。当她介绍到一个西方偶人时,停住了,有些凄伤地说:"孩子。这个偶人就是文子 1980 年从你那儿回来之后,最后一次回乡来看我的时候送给我的。你把它拿去吧。"

"不,还是您留作纪念吧。"

我本想收下,但考虑"夺人之爱"老人会伤心,另外也从心里不怎么喜欢西方的东西。

见我不肯要,老人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思。说道:"既然这样,那你就在这柜里挑吧。是你喜欢的,尽管拿。姑妈我不怎么富,没有什么好东西送你。姑妈年纪大了,已是风前之烛,说不定哪一天……"

我连忙截住,说道:"您这么健康,肯定能活 200 岁。"

她听了哈哈大笑。说道:"我这个中国儿子真会说话。只要你喜欢,全拿去我都高兴。"

"那不成了抄家了!"我调侃了一句。

又引得姑妈一阵哈哈大笑。我本想多拿一点，但一路上各站礼品不断增加，而飞机又严格限制重量，再也拿不了几件了。于是我就精选特别具有日本乡土特色、体积小而又禁得起路上装箱磕碰的四件东西。一件是木制身上背有小斗笠、小鼓的古代女艺人，一件是装饰得漂亮的木鼓，一件是一把微型的日本“三味线”(三弦)，另一件是一对象征我与小稣都是兔年生人的金·银瓷兔。



大姑妈给我的金、银瓷兔和银杯。银杯与原有的银筷、银勺，成为我的传家之宝，一日三餐都使用。



大姑妈给我的另几件见面礼

大姑妈说道：“这对瓷兔很有意义。——只是你拿得太少了。”

“行李不能超重，提箱已经装得满满的了。”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说道：“我还给你一件小东西，保证好拿。”

我心里正琢磨能是什么呢？只见她神秘兮兮地从内室拿出一件纸包纸裹的东西。打开层层的包装，是一只银光闪闪的古式日本酒杯。她说道：“这是我们家祖传的一只银酒杯，就传给我这个中国儿子吧。”我双手接过银杯，心里确实很感动。

闲谈中间谈到了音乐和戏曲，我忽然瞥见内室里挂着一只“三味线”。问道：“妈妈，听小稣说，她每次回故乡探望您，你们都唱闹到很晚。您的三弦弹得很好，您给我弹一曲好吗？”

“年轻的时候学的，已经好久不弹了。今天我的中国儿子来了，我就给你弹一曲吧。不过有点儿手生了，你可别笑话。”

于是她拿起三弦，找出日本式的长拨子弹了起来。真可以说是“宝刀不老”，是一首日本古曲，其声清脆悠扬，动人心魄。一下子把我的思绪，引到了我与小稣 1947 年春，在鸽子洞沟巧遇的那战争

年代，于荒山野岭中生活时讲故事的夜晚……

当琴声戛然而止时，我才从出神状态下清醒过来。

老妈妈说道："听小稣说你很会唱歌。那你就唱一曲，我给你伴奏，录下来。我想你的时候，好播放着听，永远留住你的声音。"

"好吧。那我就唱一曲正流行的《北国之春》吧。"

就这样，我和这位"洋姑妈"亲如家人，谈个没完。我发现已经坐得太久，天也黑下来了。我怕累着老人，起身告辞说："今天见到您这位日本妈妈，非常高兴。既扫了墓，受到这么好的招待，还谈了这么久的心，又听了妈妈弹奏乐曲，共同录制了歌曲，还送给我这么多贵重的礼物。可我却是空手而来，真不好意思。"

"今天和你度过这半天，说明我们娘儿俩的缘分不浅。如同又一次见到了小稣，我真高兴。不错，我佩服小稣的眼力。你们双双一块儿到这里来有多好……"我怕老人难过，赶紧把话岔开："妈妈，我这就告辞了。有机会过两年再来看望您。谢谢您了。多保重，愿您健康长寿。我会不辜负小稣的期望，健壮地活下去，把她的份儿也带出来。让她在九泉之下也高兴。您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我要乘火车去高知，就不来告别了！"

"等等。把这个拿上，在路上解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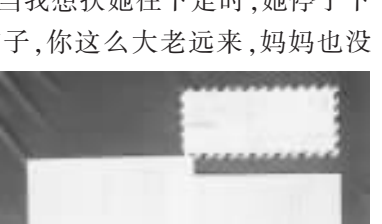
老妈妈又进内室拿出一条五小罐连在一起的麒麟啤酒塞给了我，含着泪把我送到大门口。

由于日程安排得太紧，K市这座小城市的象征——城山公园近在一望之间而未能去，实在于心不甘。因此次日天刚一亮，我便蹑手蹑脚地出得旅馆，探路独自去爬城山。顺着民房上了盘道，摸索着攀了上去。急切之间忘记了带相机。话说回来，即使是有相机，因光线尚不好，技术又不行，且又不是樱花季节，也得不到满意的照片。城楼也因太早而未开放，只好绕城一周之后急忙下山。总算是上了城山。后来又是多亏了这位多情的市长，不但在翌年樱花盛开的季节指定专人从各个角度为我拍下了不下十张的城楼风景，而且为了出书时制版的方便，还附来了底片，并为园内著名明治时代女诗人与谢野晶子诗碑上的《年姬》，作了如下的释疑：

十六世纪中叶(日本的战国时代),川之江城被土佐(今之高知县)诸侯长宗我部攻陷。当时川之江城城主河上但马守的女儿“年姬”宁死不屈,从城山的悬崖上纵身投海。那位年姬飞马投海之处,即命名为“姬岳”。

著名女诗人与谢野晶子来此观光时,为歌颂这位美丽勇敢的诸侯之女的悲壮之举,而写下了《年姬》这首不朽的诗篇:年姬飞马投海处　千秋传诵烈女名

从城山下来时已不早,草草吃了点方便面,便赶往火车站。在月台上等车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这位日本老妈妈竟然颤颤巍巍地经过高架桥,正向月台走来。她是不顾年迈体衰为我们送行来的。我赶紧迎上正要下阶梯的老妈妈。当我想扶她往下走时,她停了下来,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说道:“孩子,你这么大老远来,妈妈也没好好接待你。妈妈也不是很富裕的人。这一万圆,你在路上用吧。”


称我为“中国儿子”的大姑妈来信。

我恭恭敬敬地接过信封,深深地鞠了一躬,心里一热,差一点儿掉下眼泪。说了声:“谢谢妈妈。下次来时,我再孝敬您。”

然后扶着她下了天桥阶梯。她又不失礼仪地对我的两位同伴也各自给了一条纱巾和一方手帕留念。直到我们上了车,车子开动,她才又独自经过天桥回她那冷清的家。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心里很不踏实。也许是多了一份对异国亲人的牵挂吧。

车子开动之后,我给了同伴每人一罐啤酒。其余三罐我一边喝着,一边回忆这昨日中午以来,直到此时的K市市长接见,扫墓等一个个令人感动、永记心头的场面。后来与老姑妈通了几次信,异国亲情充满字里行间。毕竟这位老妈妈年事已高,不知为什么中断了通信。4年后的1999年春虽然实现了第二次访日,但已无缘再去K市。但愿老人健康长寿。

第五站是四国岛最南端濒临太平洋的高知县夜须街。这位战

友也是四野某军的，是在“回想四野会”的会刊上认识的。他与“回想四野会”结缘较晚。从《会报》中得知，他写出自传体小说五集《战争与爱》。蒙赠书读后，对这位虽未谋面的武村泰太郎大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了。几次通信之后，我们已成为知心朋友。当他得知我即将访日时，不仅表示欢迎我到他家做客，还写信给“四野会”，表现了对我的极大关心。他原来是学习音乐专业的学生，被征入“关东军”后任通讯兵。时间不长即遭逢二战中日军战败，死里逃生后，又险些被苏军掳往西伯利亚。因为人素质较好，有艺术修养，后参加我四野某军，在文工团任音乐教员，还在我军某医院担任过宣传工作。这期间与我军某医院院长有了知遇之恩。归国后为报答某院长，将其子收为义子，曾为其在日本研修、工作给了很多关照。我们在到达高知县城之前，在距夜须町最近处的车站下车。刚一下火车，接站的一位憨厚青年便驾车而至。开始我还以为是武村的侄子日本人。我刚用日语说过几句，对方便答道：“我是中国人，名董小峰，是武村老爸的义子。”于是我们便在车上攀谈起来。得知他已至此多年，年近30尚未婚配。其义父家在海边，多年来自己开了一家小小的海滨浴场，每年的游乐度假旺季，生意还不错。老人不仅精通音乐，也长于书画，在自家周围画了不少宣传广告。为义子小峰在外边购置了一栋小屋，还在老人的家边为他营造了一家饺子馆。为招徕生意，不惜重金为他作过电视宣传。如果小峰好好在那儿干，要不了几年就会攒下一笔钱，在那儿成家立业。然而此子为人倒是慷慨大方，见了中国人特别亲近。加之我又是其生父和义父的战友，因此更加亲热。此子不善理财，到手的钱都胡乱挥霍掉了，让其义父没少操心。


四野会战友武村泰太郎（武军）同志

武村老头儿已多次应昔时中国战友之邀访问过哈尔滨等地，与中国战友之间来往频繁。除在日本出版了宏篇巨著《战争与爱》之外，他还在中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一个日籍老兵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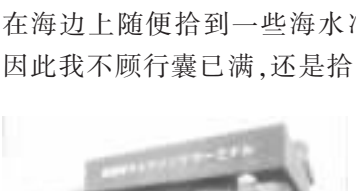
不多时到家了。从书上的画页看，他身材虽谈不上魁梧，倒也

不矮,及至一见面却原来是一位和善的瘦小老头儿。一种岁月沧桑的实感油然涌上心头。其实如同众多的从中国军队中回归故国的日本人一样,武村老头儿的日子过得也并不舒心。多年来受一重病在身常年住院的女儿所拖累,还得照管女儿子女的生活和学习,生活一直过得挺清苦。在他那儿住的两天里,他实实在在地用日常饭菜来招待我们,我们反而感到更亲近、随便和踏实。在那种条件下,他还给我们安排了一次高知著名的龙和洞之游。

我们一到,小董即挂出了"停止营业"的牌子,邀我们到他的小屋,举行了一次海鲜火锅、三鲜馅儿的饺子招待宴。接着十分慷慨地请我们去了三四处酒馆喝了"梯子酒"(按日本人的习惯,连去数家接饮、直到尽醉方休),唱闹卡拉 OK。我也跟着生平第一次当了一回"上帝",享受了女服务员的伴唱并亲吻的招待。小董还给了我们每人一件日式 T 恤衫留念。


小董招待饮"梯子酒",唱卡拉 OK

虽然尚未到海水浴的季节,但因地处日本南方,五月中旬的海水也不凉了。我们还是禁不住太平洋的引诱,作了一次就在房脚下的海边摸海蛤的活动。我奇异地发现,由于当时的地质结构特殊,在海边上随便拾到一些海水冲刷的石头,都有如玉石,晶莹剔透。因此我不顾行囊已满,还是拾了好几斤石头带回,用水泡起来观赏了好些日子,真不亚于我国南京的"雨花石"。武村老大哥在临分手时拿出一大箱日本瓷器,也许是历年游客们赠送给他的吧,任我们挑选。我选了两小木箱大约十余只精致的小碗碟,总算带回来了。至今仍陈列在我书斋的搁架上供观赏,


太平洋岸夜须町

而舍不得当食具用。

离归国期限只有5天了,返回东京他二人还有商务要办,我还有重中之重的日程,只得在匆匆的两天之后,与武村大哥告别。本来照了许多纪念相及合影,由于小董的大意和同路人的不尽心,大部分都没能到手,实在太可惜了。在后来的通信中,武村老头儿总算补给了我一张他的"全家福"。所幸打听到从高知有夜间巴士直通东京,睡上一晚不知不觉便到东京,既快捷又便当还省钱。其实利用这种交通工具,也是一种享受。车上有热茶供应,还有厕所。上下车行李保管服务优良之极,乘务员彬彬有礼。特别是躺卧车上,可用耳机享受高、中、低、三个档次的音乐。当舒舒服服地一觉醒来时,已经到了朝日东升的东京站。

第六站是东京,也是我半月之旅的最后一个重点。在国际学术交流会馆住下,暂且卸下行李睡上半天,解除一下连日来的旅途疲劳。然后同路人办理他们的商务,我等小稣的儿子下班来接我。

小稣的儿子G,在一家公司工作。其妻阿绿自小稣病逝后,由于家务繁重,辞去出纳工作以照顾尚在读中学和小学的两个女孩知佳和利佳,偶尔打点零工补贴家用。这物价昂贵的东京,一家四口中有两个学生,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天到傍晚忽然下起雨来。可能是路程较远和地方难找之故吧,直到天黑下来,才看见雨中射来了两道灯光。我冒雨迎了上去,见从车里走出一位刚过不惑之年的身材魁伟的汉子。因早有照片沟通,彼此一见面就认出来了。两只虽无血缘关系,却情同父子的手,便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因为他自幼就从他妈妈口中,知道了我和他妈妈之间所发生的一切。G让我上了车,两个人像久别重逢的"父子",边前进边谈家常,借助自家车装置的小电脑地图,七弯八拐走了20多分钟,才在一条较为偏僻的小巷内把车子停下来。他说:"大叔,到了。"

一幢三层的小楼,是他们母子经过多年的奋斗建起的属于自己的这个小窝,在"寸土寸金"的东京,还只能建在这样平民居住的宅邸区。所以既没有庭院,也没有车库,车子只好放在家门口小巷边上。好在日本的社会治安情况良好,很少发生偷车事件。虽说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